

姚惜抱尺牘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178

所 版
有 權

版 出 月 五 年 四 廿

點 標 式 新

牘 尺 抱 惜 姚

冊 一 裝 洋

角 五 洋 大 價 定

初 復 龔 者 點 標
銘 何 者 閱 校
社 書 化 文 新 者 版 出
路 馬 四 海 上 者 行 發
社 書 化 文 新
售 代 有 均 局 書 大 各 埠 各 省 各

說 小 舊 種 各 點 標 式 新

五虎平南	五虎平西	四遊記	平山冷燕	雙美奇緣	說唐全傳	乾隆遊江南	英烈傳	紅樓圓夢	紅樓夢	蕩寇志	水滸	三國演義	列國演義	小紅袍	大紅袍	薛剛反唐	再生緣	三門街	施公案	濟公案	彭公案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六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八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九角	定價八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五角	定價九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三元六角

序

姬傳先生嘗語學者爲文不可有注疏語錄及尺牘氣蓋尺牘之體固有別於文矣惜抱軒尺牘凡數百首與親故者亦兼及家人瑣瑣事至朋友學徒則論學及爲文之宗旨爲多夫學之通蔽文之雅俗深淺先生所論辨既屢見之文集矣今尺牘所論雖體制不同而其義則微顯互證可相輔而益明蓋其信於心者深而教人也誠故或莊言之或率意言之其理未嘗不更相表裏無稍有齟齬於其間此亦以見爲學之不欺雖無所爲作而出之者其修辭必誠未可以其別於文而忽之也同年楊至堂侍郎深企慕乎先生之爲人以爲其超俗者非獨文與詩也卽其尺牘亦德人之雅音因以新城陳氏刊本延高君伯平重爲校刊伯平遂悉手寫之以上版字體渾穆使此書益可欽玩蓋先生所論學術非獨與流俗殊也卽稱爲學人者亦未嘗俯同之故信而好者或眇然則侍郎固有過之識而能心知其意者哉咸豐五年九月壬午梅會彙識

姚惜抱尺牘目錄

與劉海峯先生

上禮親王

與朱石君三首

與汪稼門十七首

與旣堂

與康茂園

與楊春圃

與翁覃溪

與魯山木

復葉芸潭

與汪薌林

復周次立

與齊梅麓

與王惕甫

答徐季雅

與魯習之

與人書四首

復法梧門二首

與謝蘊山六首

復趙籙樓

復孟蘭舟

與楊柏谿二首

與王懷祖

與秦小峴

與吳山尊

復賈良山

與董筱槎

與唐陶山

與汪世兄

與張惺齋

與張梧岡

與魯賓之

與譚蘭楣

與吳惠連

與吳子方孫鋹

與張枏軒

與孔攜約

與孔某

與周希甫八首

與鮑雙五十八首

與管異之六首

與陳果堂

與陳碩士一百零三首

七首屬上卷
九十六首屬下卷

與伯昂從姪孫十一首

與馬魯成甥四首

惜翁遺囑

與胡維君十三首

與吳敦如七首

與江懷書

與張阮林五首

與何季甄三首

與周東屏

與何硯農蘭士

與劉明東二首

與陳約堂九首

復陳鍾溪

與霞紆姪

與石甫姪孫九首

寄婉容開四姑太太四首

寄衡兒

姚姬傳尺牘

桐城姚鼐姬傳

與劉海峯先生

久未啓候，昨得舍弟信來，云三老伯自歸家後，起居甚好，但不喜入城耳。城中誠無佳處，然樅陽亦頗塵囂；三老伯居之，果能適意邪？朝夕何以自給？聞在徽州時有足疾，今已愈未？鄉間亦復有可與共語者不？鼐於老伯，忽忽不見，遂二十年偶一念及，令人心驚。自少至今，懷沒世無稱之懼，朝暮自力，未甘廢棄。然不見老伯，孰與證其是非者？鼐於文藝，天資學問，本皆不能逾人所賴者，聞見親切，師法差真，然其較一心自得，不假門逕，邈然獨造者，淺深固相去遠矣。猶欲謹守家法，拒斥謬妄，冀世有英異之才，可因之承一綫未絕之緒，倂然以興，而流俗多持異論，自以爲是不可與辨。此間聞言相信者，間有一二，又恨其天分不爲卓絕，未足上繼古人，振興衰敝，不知四海之內，終將有遇不邪？蕭丙戌年春，曾有兩字奉寄，并詩一冊，呈乞閱定者。前歲在武昌，作奉懷詩并書，均未知達否。近作詩文頗多，聊錄數詩紙後，老伯可觀。鼐才力進退也。老伯詩文集，中愚見亦有數處欲相商者，此非面見不可詳悉。其本子款式調刻，俱不佳。他日有意謀爲老伯另刻也。自家伯見背之後，鼐無復意興，此間尤無可戀。今年略清身上負累，明年必歸。杖履無恙，從此身相從矣。因便略陳不盡。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峯三老伯大人通家姪姚鼐頓首。

與人書四首

久別甚思瞻近，又欲作一書，少道懷慕。知先生方殫精力於延閣積卷之中，故未敢輕擾視聽也。邇惟與居萬福，

甯里居以來，別無他狀。但有衰罷，加以中年哀樂之感最深，了無復舊時興趣矣。

曩以書局得與承教益。迄今追思，邈焉莫逮；其間存亡聚散之感多矣。先生以華國之才，任千秋之絕業。六七年內，績以有成，異世且欣慕之，況嘗共几研者乎？書成必刻總目，不知今歲內便可刻成否？尙能以一本惠寄邪？甯自歸來，罷病日侵，高談無所與陳，閉門卻掃，作說經文字，可數十首，分爲六七卷，不知異時校閱者，當以附之鈔錄內乎？抑第與存目也。一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一今姑以爲自娛可耳。想與曉嵐魚門諸先生談讌極歡時，必念及愚鄙。然瞻近之期，殆終無日。昨竹君先生過淮，甯已歸里，竟爾不遇。唯嘗與石君先生小語須臾耳。久別甚相念。聞再侍承明，銓敍七略，仍見朝廷委任之重，豈以俗情論其崇普哉？惟與居何似？甯病伏里中，恐便無緣瞻對左右矣。瞻結何已。

在揚州，暫得瞻對，倏又歷三年矣。侍郎方以名德爲喉舌之司，負端揆之望。跼伏閭里者，與被鉤陶之益，則誠有之。奉侍左右，則固無緣也。企首星辰，惟增懷切，漸寒，惟台候萬福。

上禮親王

十二月朔日，姚甯謹奉啓禮親王殿下。前承賜令，俾撰先恭王家傳。聞命震赧，不知所對。伏念恭王盛德茂行，勤篤學問，逮於耄耋，益兼有東平河間之懿美。如甯者，豈嘗具班范史才，足以發揚其蘊者哉？顧念菲薄，承先王眷顧，以古誼相期許，銘勒心腑，沒世不忘。茲值殿下繼體述業，苟不稍竭區區愚鄙之衷，亦無以追報知遇。近副孝思，是以就所管窺，勉自濡翰，經閱旬時，再三竄定，惛成一篇。紀述無虛愧之辭，則誠然矣。至于文章劣弱，揄揚疏漏，固知其不免也。謹繕稿錄呈觀覽，其當不祈殿下更賜教焉。漸屆改歲，惟起居增履萬福。瞻想邸階，無任馳結。

姚甯謹啓

復法梧門二音

龜自乙未出都門，屏迹江津，廿餘年矣。此廿餘年中，海內賢士大夫，升名于朝，翱翔儒館者，莫非私心所欣慕；而道里睽隔，闕于通候，亦其勢使然也。去冬乃蒙老先生不遺幽遐，遠辱賜問，兼示大作。今歲小兒持衡自瀏寄來，展誦之餘，仰見詞意謙摯，其所眷顧于野人者厚矣。顧愧見期者，非所任耳。老先生才望之宏，既卓然爲當時之冠，至尊作所論李長沙進退之義，用意忠厚，又亦斐然，加以改辨古今，託情深遠，使人讀之，如相從杖屨于畏吾大慧之間，有風流佳勝之慕。謹當藏弁篋笥，時取雒誦，以當晤對。詩龜圖極欲撰數語題識，以附名諸公之末。但衰年才盡，急迫便無一字，俟稍遲撰更寄。龜今歲尙赴鍾山書院，而持衡則游瀾未還也。此奉復，并候近祉，不具承賜書，具審近祉，久未奉啓。去歲在江甯求得存素堂集一部，讀之累日，如接談笑矣。高識雅韻，因此略瞻，欣佩欣佩。纂集唐文，必已就其概。龜素不能究心金石之學，無以仰助。想翁覃溪錢辛楣謝蘊山數先生金石記，當在鄰架矣。似此外可搜求者，如嚴子靜江甯金石記之類，必尙有人。龜聞見不廣，不能多數耳。拙集似已上呈，茲寄法帖題跋試帖二種，餘不具。

與朱石君三首

去歲秋闈，先生以奉使渡江，敝鄉羣士，以謂此數十年未見之使者。旣而榜發，果獲數十年未有之人才。此誠天下之慶，非獨閣下之慶也。其間龜有外甥馬宗璉，素隨龜讀書，乃以經義得旨，倖從諸俊之列，而出大賢之門，則又非獨爲此甥幸，而龜亦竊以自喜矣。浙江學使東臬先生之後，閣下繼之，越民久况瘁矣，而越士得師，意者贏絀之數，天道固應爾耶。春寒伏惟萬福。

邗江舟中，奉侍以來，奄已十載。與先生年皆幾六十，尙有瞻對之日與否，誠未可知。爾以衰罷之餘，篤信釋氏；佞佛媚道，常與先生各任其一邪。聊奉聞以發一笑，朝夕幸爲時保重不宜。

正月廿二日，姚鼐謹再拜奉書盤陀先生。尙書閣下。新年伏惟台候萬福。去歲車騎過桐城，爾適往鄉邸，有闕瞻送。遂令此生更無待教之日，良以爲歉。先生德望日隆，精神日茂，當卒成弼亮之功，以慰四海之願。則銓伏草澤者，自無不與被研礪，此私心所仰企者也。至爾「蒲柳之姿」，「衰羸益甚」，僅未臥茵榻耳。有志學道，終無了解。遠對先生，但有媿赧。敝門人新城陳用光，本閣下通家子也。其人學爲古文，已得塗轍，極其所至，足以追配前賢。而行誼學識，端正有規矩，此尤今日才士之所難者。閣下留意人材，必不能掩水鏡之鑒。爾聊爲先言之，公當察其不欺耳。春寒猶厲，肅請近安，統惟鑒照不具。

與謝蘊山六首

遠侍日長，相去道遠。舊冬車蓋來臨敝郡，瞻望所隔，百二十里耳。各以事係，接對無緣，豈勝悵也。承手書注存，謝新年伏惟興居萬福。西魏書雖未獲捧讀，然其言真天下萬世之公論。三長之中，已見其識矣。序例極爲允協，命爾序首，殊非所任。附名其間，則又所甚願。但爾甫度禪織，神志猶耗，欲俟精神少佳時執筆，且俟尊刻已成，一展誦卒業可也。雖君來貴省覓館，爾甚憂其後時，惟鼎力多方助之。「士信于知己」，固不可以翼於今日之常流耳。爾二月底當赴金陵，賤狀備細，雖君可爲悉陳左右也。春寒未解，惟慎護不具。

去歲暫得瞻對，未罄積忱。旋聞顯授，無任欣付。宏才膺負，物望久矣。「小屈大伸」，此天道之宜；而秉節河壖，俾侍等仰望旌麾，相去伊邇，又私心之所尤快者也。頃承手教，敬審起居萬福爲慰。又荷珍賜，若墨祇領嘉誼，感荷曷任。大著西魏書，祈留侍處，捧讀旬時。序文容盡讀，陋撰成呈誨。久陰霽溼，伏惟慎護，謹復不具。

夏初一書，附使者上呈，必已達矣。秋初餘暑未退，惟起居萬福。大著西魏書，敬讀一過，意有所見，妄以記之。簡端伏聽裁定。承命作序已就，便冠良史之首，惶悚惶悚。至於書中誤字，不可勝校。雖隨以朱筆改定者，恐不過十之二三耳。尚須更命人一番細校也。胡生雖君在楚中，甚爲章實齋所苦，餘人多去之。雖君勉強以終其事。秋冬之間，或來鈴閣，未可知也。計此時其書亦嚮成矣。若今冬不來，必於明春爾。公事勤勩之餘，伏惟慎謹，率候不具。去冬接讀手諭，兼荷多儀甚厚，祇領感愧，欲作一書奉謝，苦山城無便，遂至於今。彌以爲媿也。即日惟與居萬福。大集留館處甚久，得以反復捧誦，大抵不專尊一家之美，總以真至清矯爲貴。此自昔賢最高之格也。便執筆以閱蘇黃杜韓之法，閱之圈出，以識所尤愛誦者，不敢以多而成泛也。謹繳呈，不知當不擬一序并繳呈，未知堪用。才弱恐不能盡發揮鴻章勝處，然似亦略狀其髣髴矣。明德鉅才以當卓薦之典，真爲無忝天下得賢者而登用之，亦草茅擾鋤之間，所爲額手自慶者也。想入覲期近，若遽擢任異省，則接待或遂至難期矣。遙瞻祝頌之中，又增別離之感。謹此啓賀，併達愚悃，統惟覽照，不宣。

傳聞旌旆於端午後當發，不知今便已行邪？抑尙得有逗遛邪？所寄與張舍親分金收到，俟遇使人，卽寄桐城去也。張文和係丁巳總裁，老輩若有丁巳老師，則於晴嵐閣學夫人應自稱世姪矣。若重累以下之世誼，亦必有之。然亦難以認矣。惟君在署得展良晤，亦當大承教益。茲其家有一信，望付與之。漸熱，伏惟珍重，不具。

睽離甚久，馳慕甚切，相距不過三百里耳，而無由一奉教言，良爲悵也。卽日伏惟與居萬福。侍居此賤狀如昔，犬子賦質薄而復無學問，秋闈真是偶幸耳。手簡見賀，彌增媿悚。此兒場後，令其歸里，今見令復來省，而亦尙未到也。胡生又黜，良爲可惜。前伊書云「十五日回桐城，今當已決去邪」，此間與方坳堂觀察往來甚頻，十日內伊當還濟南，亦可重侍函丈矣。其近况乃艱窘太甚，舟中被火，尤爲「无妄之層」，已政事之暇，必有著述，不知尙容一捧讀否。西魏書已付劄，闕成邪。京洛舊游，不勝聚散存亡之感。春間爲坳堂題其硃卷冊，大有不勝情者。伊

舟過淮陰時，必呈師席也。

與汪稼門十七首

曩在京師，幸得接晤。泊後睽隔，奄忽已十餘年。側聞六兄以儒者臨民，有一應世之才，而無循俗之累。清操卓行，名昭海內，真吾黨之光華也。弟嬾不作書，闕於通候。迄旌節臨江，接鄰鄉里，亦不及申賀，但有欽仰而已。弟本居皖中，去秋因遭閔恤，乃辭去省城，今歲爲新安守，延主紫陽，秋初歸里。昨章淮樹觀察語以閔撫臺有邀主鍾山之意，弟頗畏歛中山險，若明歲來江甯，於情較便。設閱公論，及可以鄙意允就告耳。舍親汪愛廷之子字峴南，少年美才，其家自舜廷逝後，家勢漸頹，今須求作館，以供餽粥矣。以六兄篤念舊交，必加存恤，故特遠投鈴閣。其才辦理書稟及州縣雜事，皆堪勝任，乞賜齒芬，令有棲託，以濟困而已。至弟里居近狀，峴南可以詳陳，茲附候近狀不具。

別來倏忽經年，遙想起居日增勝也。聞駕將以公事來江甯，旋因督府往淮，遂不得至，致疏接對，甚悵。此間傳誦賢政數端，令人聞之欣快，非所謂「似君須向古人求」者邪。茲因敝通家郭生麟歸便，附候左右。郭生吳江人，少年英才而貧甚，謀館以養親，文藝詩篇書法皆佳，授徒書稟代筆皆勝任。思吾兄同鄉人難於吹噓，而此等亦不可不置藥囊，以備索取，故輒敢奉聞。天久不雨，聞里中亦未插早秧也。天氣涼愀，驟更惟慎，謹不具。奉別條經兩月，遙想入覲天光，嘉謨敷奏，必獲霽顏稱善。自此受知益深，委任益重矣。欣賀欣賀。旌旆計當南返，暑熱方甚，惟勸靜增福。弟此閒一切如恆，有一舍弟字嶺香，原在江皖香方伯處寫摺，最能於「鞍馬勞劇」之時，展紙作楷書，頗爲工整。今嫌其去家太遠，欲覓南嶺。吾兄藩臬之來甚速，此亦藥籠應備之材，故以奉聞。假令日下有人向尊處求人，以之應索，亦可不辱吹噓也。茲因其行便附候，餘不具。

中秋前得賜書，知旌旆旋吳已兩月矣。起居佳勝，良爲欣忭。若弟自別後，則衰病時作矣。嶺南弟承吹噓，謝謝。實一不知入都未。又聞有署篆之事，然邪。命作老伯文序，草成殊不能佳。亦如教以薄紙作拙書，備鐫刻，但不識堪用不耳。月初已遣兒輩還里，弟須待制軍大約十月當去矣。甯世之事定未，近可以歸去邪。抑尚有擔閣邪。率候除不具。

月內得手諭，具審與居萬福。又捧讀登岱大作，良爲閎密。聊竭陋思，奉題一首呈教，可發一噓也。張方伯延師課子，不能久待，理固宜然。今將其與胡君關盟繳還，尊意仍欲爲胡君留心吹薦，此真扶翼盛心，雖鼎亦爲之感佩矣。邑中近無他事，但嫌米價增長耳。賤狀一切如故，衡兒已隨周東屏學使入都，差愈於孤行作客矣。獻歲行至，仰惟增祐，餘不多及。

初八日一書附東浦方伯處上寄，必已達左右。弟決於明日登舟歸矣。兒子硃卷，謹寄呈閱，更希有以誨之。程二哥太夫人與其昆仲合議爲之贖省，誠爲佳事。伊現赴吳中遞呈詞，至於力爲轉移其間，俾之得遂承親之志，此在乎仁人錫類之盛心，非第謂鄉情而已。附候不具。

春初在里，得聞六兄大人晉擢藩司，慶快無已。聖主用賢，惟恐不速。鴻才清節，獲此亦誠爲分中。而光及鄉閭，歡殷交友，則真一時之盛事矣。弟舟行迂緩，三月半始抵金陵，而旌麾已赴都下。計今面聖已畢，當遄赴闕中。一切與居倍增萬福。登岱鉅什，乃以鄙作附刻其後，接閱惟增媿耳。所諭胡冠海館事，極承厚意。今冠海已至蘇州，必當與張方伯相見矣。南中久雨傷麥，桐城亦不免此患。聞閉室龍山，粗有頭緒。但不連字之約，弟能果此緣不邪。此後瞻企日遠，馳溯維深。千萬慎護，以副海內之仰。率賀併候，餘不備及。

沭陽陳令回江南，攜至賜函，兼拜帽簷雨纓嘉惠，敬謝敬謝。陳令言及甘肅吏民頌戴之深，惟恐使君之或去。而此時已有移兩浙之信。在吾兄承九重委任之意愈隆，然使兩浙騰歡而甘肅懷恨矣。不知此時先陛見而後南

來邪。抑速赴新任邪。弟託居江甯，諸如故狀。惟左目昏眊，作字較難，此老態之增，亦無可奈何事也。里中雨足時，豐米價已賤，良足欣慶矣。茲特肅候，并賀新喜，馳企不具。

震澤使人至，得惠書，敬審近祉，欣慰。所齎四百金，收到。弟擬十一日歸家辦理此事，稍有頭緒，便覺馳復。想以仁賢之意，見許於神明，默佑所加，雖愚蒙必有啓發耳。弟前此數日游寶華山，書至正游履還時，故錄山中一詩呈教，亦當須晤對也。來年若旌旆尚在杭州，當以奉謁之餘，便游西湖矣。漸寒，惟保重千萬，不具。

前在里中，曾作一書，附吳旌常攜往南昌，未知曾達覽不。來江甯後，聞句宣閩中，欣慶榮進者，猶鄉曲之私情。而爲海疆吏治，刑敵之後，始快得人者，則天下之公論也。上月接讀在南昌所賜書，具審福履，又得惠寄先賢遺像，雕鐫精妙，增起瞻敬。而以陋筆與一時賢哲題識，併入貞珉，則至所愧赧耳。駕至閩時，鐵松已發未，尙得與一晤。邪弟近狀如昔，但右臂微痛，作書小不便耳。樊川先生安措事，尙未得辦妥，須今冬歸時定之。方觀察諸公果能相助，所謂「多多益善」者，已不能，亦固當就所有了辦之耳。暑熱肅候，並賀，餘不具。

前得春間惠書，及諸珍刻，比得擢閩藩之信，以謂旌旆已移入閩矣。故作復書，徑寄福州，其函必留於田撫署內也。頃又獲賜諭，并寄到都昌助味書堂之百金，收訖。想陛覲之後，開府之命，必近在日月間矣。不審駕且以何日至閩耶。弟秋來病癘下數日，適愈耳。而此初三日，遭賊偷，篋中二百餘金俱去。都昌此項，幸遲五日至，早則與之同失矣。今歲小旱，而秋初雨甚佳，邑中尙爲有年，此極可喜。珍重千萬，不具。

去歲在江甯，聞被實授中丞之命，真爲閩里之光華，慶忭無已。新正以來，伏惟起居萬福。弟去冬歸里，正當江津人有戒心之時，幸布帆無恙，戚友差爲之慶。臘月朔，得一孫，今賤狀一切如故。二月杪，又將渡江東矣。惟爲樊川先生營葬事，尙未成。吾所欲者，業主不售，或業主肯售，而吾意以爲不堪用，遂轉致滯閣，覺此事轉辦轉難矣。其費爲之營放，頗有增益，然不敢以此爲卸責之道也。邑中雨雪應時，米價自去年來已賤，今當更獲豐稔矣。特此

申候，餘容續聞不具。

久未奉書，去冬在樅陽舟次，適嗣君舟自北來，與之暫晤，併屬候與居，亦未及作札也。自開府海疆，明作之氣不衰，而寬裕之風加廣，誠得「爲大臣之體」，固不欲以能吏爲優矣。欽仰欽仰。樊川宅兆之事，營求三年，勞而無效。今年弟尤覺衰憊，執不可堪跋涉之事，而受任必不可空謝。乃以弟昔所買老牛集一處，本留爲自藏者，移與之。弟前獲此地甚巧，於是餘銀甚多，爲之置田及備葬費外，尙寬然有餘。已決於本年十一月初九日子時安葬。葬後，惟田畝永留供祭，張氏子孫不得轉售。擬以此語批於契內至其多餘之銀，聽其家三房分用可也。頃張八哥在桐，已將田山兩處與之交代看訖，至葬費現存者，寄與樊川之壻江懷書。六哥屬其於十月杪回家，爲婦翁料理大事，并收借出之項。懷書又有爲樊川先生刻詩之意，其餘多之銀，或分或刻詩，吾輩似可以不問。但了畢窀穸則於師友之誼，已爲無負矣。謹此報命，併一帳簿呈閱。弟明日自家動身赴江甯，今作此書附寄，兼候新祉。統惟覽照不具。

聚居晨夕，快披情素，實慰平生。加以贈遺之優渥，重以佳城之欣賞，自念此數日間，亦何多幸乎。九經說及辟穀方，已附與人呈上。茲值令孫合卺嘉禮，謹具薄物，稍達稱賀之意，伏惟晒存。旌旆過發，必在二三旬內，恨不能更來瞻送。卜鄰結好，各存心諾，不知異日天能爲成此願乎。嚴寒途次，惟珍重千萬。餘容續陳不具。

新年惟起居萬福。計旌麾當於元宵間抵治所，途間必皆晴霽。至後則雨雪潤麥，以慰恤民之思，爲兩快矣。弟擬此初十後赴皖，賤狀尙如故態。故鄉雪後，米價乃減，今春差可以無患。舍弟隱瑜，本以副貢就職於直隸，遭艱歸里，無以自存，度嶺欲覓一館地。其人學問極佳，舍筆硯而就吏事，可謂去長而用短。今瞻趨閣下，乞賜號薦，得一書院，使之自資，以訓諸生，亦良爲勝任也。弟一冬止讀宋儒書，近士大夫侈言漢學，只是考證一事耳。考證固不可廢，然安得與宋大儒所得者並論。世之君子，欲以該博取名，遂敢於輕蔑閩洛，此當今大患，是亦衣冠中之邪。

教也。閣下任世道人心之責，故亦不敢不以奉聞。溟海波平，吏民從化，遙望額慶。春寒惟珍重，肅候並達懇悃，統惟鑒照不宣。

數月來啓候疏闊，但聞屬吏往來，頌述仁政，而慶台候之增福而已。承賜手書，並頒珍果，無任欣荷。鉅迹一爭吳，而在秋深時，無楊梅矣。今乃生平第一次嘗食也。示荒政輯要用意精詳，非特一時戴恩，且令異世被其利。而今歲麥收大稔，早禾之豐，亦大有兆。願年年大有，此書乃備而不用，則尤快矣。節下仁慈之志，或竟可以感神明而致此乎。鉅居此粗平安，而家內子婦輩不樂遷居卜宅之計，不能決也。冬間須自反里，更議之耳。一書乃鉅與常熟蘇世兄者，內有爲敝同年蘇公去疾墓志，乞寄與令親家張諱敦均家轉致，必不失矣。暑濕日甚，伏惟珍攝。謹復並謝不具。

累月有疏啓候，聞閣下頃蒙聖恩，以大司空內召，以天下共推之名賢，當熙朝正卿之重任，於理誠爲應得矣。而以鄉曲私情言之，則又倍爲欣慶。又仰度閣下受知旣盛，許國彌殷，無復萌暇逸之志。而吾鄉自何文端以來，居極品者，率得懸車數年，垂休田里，假令閣下復得繼前輩之盛事，於毗佐成烈之餘，計其年歲，恐當在十年之外，而鉅朽敝之軀，恐不能待而見之矣。以此歡忭之下，更復恨恨耳。想旌旆過發在卽，而鉅亦擬於十月內還家。肅此馳賀，併候不具。

復趙簏樓

閣下在士林有文章之華，立朝有端人正士之望，昔者聞名而欣慕久矣。頃閣下持節嶺南，相去益遠，未由瞻接。顧於前月惠承賜書，遠問又以錢南園銀臺之舊誼，執禮謙甚，愚鄙當之，彌以爲媿也。世之以科名仕宦者，每視隆替生死爲情之厚薄，獨閣下篤念師友終始之誼如此。「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取友必端。」鉅以追思南園能

無慨嘆乎。熊頻年久處金陵，衰耄極甚，才本非工爲文，加以精氣耗竭，四方君子以文字見命者，率辭謝弗能顧。感閣下之高誼遠懷，勉期駕能爲尊贈大夫撰墓表一篇，讀陋自慚，錄本奉寄，閱之不審，遂堪以鐫石不書來云：「拙著九經說詩文集已登鄴架，今更寄三傳補注法帖題跋二種，又南園詩序一篇，未入刻者，並鈔呈覽，統惟照察。此復。」

與既堂似是沈名業富記查

別後伏惟萬福，計麾蓋今必已至河東，仁澤所流，與春雨同潤矣。安徽持節諸使，盡移山西，使人忍晉絳之民，何獨「奪我賢使君」邪。而吾輩文字談讌，遂至邈絕，此又不足論矣。侍近狀如故，頃已至書院，居此三年，略無人才之望，豈所謂「魯難不能伏鵲卵」者乎。侍去歲歸里後，營卜葬地，竟得一可用之處，此最爲可喜。今年歲陰可以了此大事矣。二家兄京陞之後，家中遂大艱窘，無以爲策。今八舍弟樹元舍諸生之業，而出門覓館，他事亦非所堪任，惟當覓一鹽務外事，是以遠趨旌節，祈賜齒芬，此於公事自無相干涉也。朝夕惟慎護，臨啓瞻企不宣。

復孟蘭舟

熊自出都門，與吾兄天涯相望，遂數十年。忽得賜書，知歸里後起居安適，欣忭之情，殆無以爲喻。同年海內，僅有數人，去歲張慕青來江甯，送子入場，始得一見。與吾兄睽隔之路尤遠，此生能復對晤乎，得常通書亦一快矣。熊行步尙如故，口中落一齒，目已昏然，尙能作此手書，惟時有脾疾，飲食少耳，似明年八十，尙可度過，此則難知矣。三子四孫，今年熊大約在江甯過冬也，知相念，故以詳告。所命爲年曾祖墓表，已撰一篇，今封寄，似可用以上石，更酌之。承惠銀幣過厚，祇領愧謝，有便希更賜書，特此奉復，并候不具。

與康茂園

涼秋惟起居萬福。前承賜書，令撰晉乘略序，鄙陋安能以文冠大著，慚悚未敢遽下筆；又以鄉試，親友來者紛如，幾無須臾之暇，今因諸人入闈，乃屬筆草一序文，殊不足以發揮閣下之盛美，聊以盡區區之意而已。今錄稿上呈，不識便堪用，不幸誨示之。賤狀尚情如昔者，被恩加品，入與鹿鳴宴，衰耄無狀，荷榮增報，今坐俟此盛典矣。率候并復，餘不具。

與楊柏谿二首

前在江甯，幸承明訓，別來企仰無已。初雪嚴寒，伏惟起居萬福。至於愍念民瘼，勤勞綏撫，誠「仁人君子之用心」，所願盡瘁之餘，稍存攝養，以慰仰戴者之望。邇歸來兩月，日增衰敝，目視彌昏，畏寒自閉一室，如繭裹矣。承賜書，揄揚過重，但有愧赧，豈虛薄所能任邪？治亭先生聞尚留淮陰，不知河防，竟得上策否？今日任事者所處之難，殆天意欲以勵大賢乎？令弟春圃先生，想在官舍，同履麻社，想念不另書，率此申候，不具。

前月間，榮晉越臬，此海內士林所同心仰望者也。其可欣快，亦何待言？愚鄙之心，稍嫌旌旆之遠；此復瞻企之願，恐遂不能復得。又以江南時事，煩棘有過於越，移節杭秀之間，總領湖山之美，此又私衷所竊爲閣下慶忭者也。昨得賜書，過承推許，愧赧愧赧。賤狀如故，今冬尚留此度歲，遙想入覲事畢，車蓋南還，亦將莅越矣。令弟三哥，固當敘姜被之溫，而亦有別友之悵，固天下勢不兩全者也。附上候目，昏草草作書，勿罪勿罪。

與楊春圃